

孙思邈治疗月经不调学术特色探析

赵宏利<sup>1</sup> 指导:何嘉琳<sup>1</sup> ,马宝璋<sup>2</sup>

(1. 杭州市中医院 浙江 杭州 310007; 2.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40)

摘 要:目的:为了提高稳定中医调经疗效。方法:解构《千金方》月经不调篇,并结合临床体会,探析孙思邈对月经不调的学术思想及临床经验。结果:孙思邈调经学术特色鲜明,有多方面与现今不同,主要有:①病机上强调“胞中风寒”、“忧恚”内伤,“产”“堕”瘀血导致月经失调;②治法上,善于攻下化瘀,慎用补益,善用辛热,寒温并用。结论:孙思邈独特的调经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值得现今妇科同仁传承、发扬。

关键词:孙思邈; 月经不调; 学术思想; 临床经验

中图分类号:R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717(2012)04-0756-02

Analysis on Academic Characteristic of SUN Si - Miao Treating Irregular Menstruation

ZHAO Hong-li<sup>1</sup>, Advisor: HE Jia-lin<sup>1</sup>, MA Bao-zhang<sup>2</sup>

(1. Hangzhou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ngzhou 310007, Zhejiang, China;

2.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rbin 150040, Heilongjiang,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mprove the TCM effect on irregular menstruation. Methods: Chapter of irregular menstruation in Qianjinfang was analyzed, combined with the author's clinical experience, to discuss the academic thought and experience of SUN Si - miao for treating irregular menstruation. Results: SUN's theories have several differences from today. First, uterus attacked by wind, anxiety, sadness and blood stasis are the main causes of irregular menstruation according to SUN. Second, it is treated with method of purging to resolving stasis. Drugs for supplementing are given cautiously. SUN prefers pungent and warm drugs. Cold drugs and warm drugs are used together. Conclusion: The unique thought and experience of SUN Si - miao on irregular menstruation should be learned and developed in current.

Key words: SUN Si - miao; irregular menstruation; academic thought; clinical experience

孙思邈,世称“孙真人”、“药王”,身处隋唐两代。他极为重视妇产科,并将《妇人方》置于《千金要方》之首,对后世妇科影响较大。因此,笔者试以《备急千金要方》月经不调篇为主,探析孙思邈诊治月经失调学术思想及用药经验,并附以自己临床体会,以期传承中医学术、提高临床疗效。

1 月经不调篇概述

“月经不调第四”<sup>[1]</sup>位居《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妇人方下。全篇共载药方 23 首,其中无名单方 10 首,无名复方 3 首,有名复方 10 首,即:白朮丸、桃仁汤、杏仁汤、大黄朴消汤、茱萸虻虫汤、抵当汤、七熬丸、桃仁散、阳起石汤、牛膝丸。另有针灸方 1 首。本篇文字质朴,几乎无理论论述。

全篇用药 61 种。按出现频率从高到低的顺序排列,频率在 3 次及 3 次以上的药物为:大黄、桂心、甘草、虻虫、桃仁、牛膝、人参、芍药、牡丹皮、川芎、水蛭、干姜、麝香、茯苓、芒硝、朴硝、地黄、蜀椒、生姜。部分药物冷僻,后世少用。

2 孙思邈对“月经不调”病因病机的独特认识

2.1 重视外因致病,唯论“胞中风寒” 对于月经失调发生机制,孙思邈十分重视外因,但他仅仅记载了“胞中风

寒”,未言湿热为患,这应当不是巧合。

本篇论及风寒对月经影响有 3 处:“大黄朴消汤,治经年月水不利,胞中有风冷所致”;“茱萸虻虫汤,治久寒月经不利,或多或少方”;一无名方“治月经不调或月头或月后,或如豆汗,腰痛如折,两脚疼,胞中风寒”。如此反复强调“风寒”、“风冷”可见孙真人对风寒对月经、对妇女身体健康的影响是极其重视的,这与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论述的“妇人之病,因虚、积冷、结气,为诸经水断绝”<sup>[2]</sup>这个学术观点是一致的。

仲景提出“千般灾难,不越三条”,至宋发展为“三因学说”,金元以后,尤其是明清温病学说兴起后,对于“风冷”导致月经失调这个“外因”越来越不重视,这值得我们反思。笔者在黑龙江学习工作十余年,在杭州工作近十年,使用当归四逆汤治疗月经失调的频率基本相同,多收到较好疗效,这也反证了即使是在中国南方,“胞中风寒”仍然是临床上导致妇科疾病的重要病机。

2.2 内因仅提“忧恚”,未涉喜思恐惊 孙思邈广览博记,显然知道《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记载的喜怒思忧恐“五志”对脏腑的影响,以及《素问·举痛论》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对气机的影响。他在妇人方首也明确指出“十四以上,阴气浮溢,百想经心,内伤五藏,外损姿颜”,但他在本篇仅仅强调了“忧”“恚”(怒)对妇女月经的影响,“妇人忧恚,心下支满,膈中伏热,月经不利,血气上抢心”,其他三志、五情没有论及。我体会,这与临床实际情况是符合的。

收稿日期:2011-11-28

基金项目: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资助项目(A2005Y025)

作者简介:赵宏利(1973-),男,黑龙江牡丹江人,副主任中医师,医学博士,研究方向:男女不孕不育症、功能性月经失调、反复流产等。

现代社会妇女地位较过去明显提高,“妇女能顶半边天”,但悲怒和忧悲仍然是女性最常见的不良情绪。临床上,医生恰当的开导安慰往往会明显提高药物治疗的效果。

2.3 不内外因强调“产”“堕”因素,瘀血停留 本篇记录了“桃仁汤治产后及堕身,月水不调”,这里的“产后”应指正常分娩,“堕身”指病理流产。孙真人在“月经不调”篇记载了流产及分娩因素对月经影响,可能会让许多现代中医觉得难以理解,甚至会觉得可笑。

笔者从事妇科临床十余年,深感孙真人所言实为经验之谈。临床上常见到分娩(剖宫产)和流产(含生化妊娠、自然流产、难免流产、人工流产等)之后数月乃至一年以后,出现月经周期、经期、经量、质地发生异常改变者;许多月经失调者,可发现曾有不良流产史。当代妇科医生诊治月经失调时,往往想不到之前的流产因素,即使考虑到这个因素,也会从产后多虚角度去治疗,而孙真人用桃仁汤则告诉我们,瘀血停留是更值得重视的病机。《傅青主女科》中,产后诸症每用生化汤加减治疗<sup>[2]</sup>,甚得孙真人三昧。笔者认为,生化汤实为桃仁汤的缩略版、简化方,在临床运用生化汤贵在加减变化,而加减用药应参照《千金要方》桃仁汤十四味药,实为捷径,可师可法。

3 孙思邈对“月经失调”的特色治法

3.1 善于攻下,尤衷大黄 本篇中,应用下法有六处,比如(“大黄朴消汤”)宜下之”、(“抵党汤”)当下恶血为度”、(“杏仁汤”)一服当有物随大小便有所下”、“下之之方”等等。本篇应用药物频率最高为大黄,共9次,这也反证了孙真人善于运用下法治疗月经失调。现代中医治疗月经病往往强调补肾、健脾、疏肝三法,与孙思邈的主张有很大差异。

3.2 善于化瘀,多用虫类 孙思邈在本篇中,几乎每方必用活血化瘀之品,占有名复方的9/10,占全部复方的12/13。在活血诸药中,孙真人大量选用虫类药物,笔者统计,有名10首复方中,含虫类药物者有7首,全部13首复方中,含虫类药物的有10首。

本篇药物频次最高的前五味药物为“大黄、桂心、甘草、虻虫、桃仁”,这里含了大半张医圣张仲景的“抵挡汤”(大黄、虻虫、桃仁、水蛭)和“下瘀血汤”(大黄、桃仁、蟅虫)。《金匱要略》记载“妇人经水不利下,抵当汤主之”,“产妇腹痛……此为腹中有干血着脐下,宜下瘀血汤主之;亦主经水不利”。由此可见孙思邈治疗月经病善于化瘀,善用虫类的学术特色可能来源于张仲景。

3.3 善用辛热,寒温并用 如前所述,孙思邈极其重视“风寒”、“风冷”对女性月经的影响,因此在本篇处方中多处应用辛热散寒的药物,比如桂心、蜀椒、姜、细辛、阳起石、附子等药物,其中桂心使用频次达8次,在所有药物中仅次于大黄的9次。需要重视的是,孙思邈治疗月经失调常常寒温并用。本篇中有名复方共有10首,其中7首寒温并用;全部复方13首,其中10首为寒温共用。

3.4 慎用补益,补而不滞 全篇中应用参、术、归、地等补益药物的复方仅7首,约占全部复方的一半(7/13)。单方中属补益者占5/10,也是半数。前述含有补益药物的7首复方中,攻补兼施、补中有利者有6首。宋元以后,尤其是赵献可、张介宾诸家力倡温补,民风更是畏攻喜补,《景岳全书》倡导的“调经之要,贵在补脾胃以资血之源,养肾气以安血之

室,知斯二者,则尽善矣”<sup>[3]</sup>,对后世妇科影响颇大。

在当今医生不敢攻邪、民风闻补则喜,在“人参杀人无过,大黄救人无功”几成定势的今天,重温孙真人调经用药特色,探寻其调经学术倾向,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4 孙思邈对煎服法的特色要求

中医的疗效好坏取决于辨证论治的准确性,但也依赖于治疗措施能否恰当地执行和贯彻,中药煎服方法是否恰当,对于能否取得应有疗效有很大的影响。

4.1 服药频次,灵活多变 孙思邈多主张中药日三服,但这只是一般原则,在病情需要时会灵活调整:有时大剂顿服,期取速效,比如抵党汤“煮取一升,尽服之”;有时少量频服,峻剂缓用,比如大黄朴消汤“分五服,五更为首,相去一炊顷”,桃仁汤“分六服”,阳起石汤“分四服,日三夜一”。当代中医多建议中药每天早晚两次口服,这种区别可能是影响中医疗效的原因之一。

4.2 经期继服,或可加量 本篇未见到月经期停服中药的记载,却有经期加量的论述。比如“白垩丸”非月经期“日三”服,“至月候来时,日四五服为佳”。现代中医常常告诉患者在经期停服中药,实为不当和不自信的表现。

笔者体会,对于绝大多数的妇科疾病,如果在月经期继续服药治疗,往往收效更快,但前提是要对自己的辨证论治有胸有成竹的把握,即辨证准确、用药合理、并恰当应用化瘀活血药以适应月经生理。

4.3 以知为度,中病即止 中医不传之秘在药量上,药量是否恰当是临床能否取效、避免毒副作用的重要一环。笔者总结,孙思邈对于药量有个大原则,即:以知为度,中病即止。比如,(“杏仁汤”)一服当有物随大小便有所下,下多者止之,少者勿止,尽三服”。

为了达到以知为度,中病即止这个目的,有两个具体操作方法:其一、药量因人而异,这主要是根据体质强弱等因素,比如(“茱萸虻虫汤”)一服一升……不耐药者,饮七合”;其二、药量循序渐进,比如“牛膝丸……蜜丸如梧子,酒服五丸,日三,不知稍增”。

4.4 善用酒剂,以助药力 孙思邈治疗月经不调应用了丸、散、汤等多种剂型,并广泛使用酒剂,以增加药力,提高疗效。笔者统计,在全部23方中有9首使用酒剂,占39%。他对酒剂的运用具体有三种类型:(1)以酒煎药:比如,茱萸虻虫汤“以酒一斗水二斗,煮取一斗,去滓适寒温,一服一升,日三,不能饮酒人,以水代之”。(2)以酒服药:比如,牛膝丸“酒服五丸”;桃仁散“宿勿食,温酒服一钱匕,日三”;“烧白狗粪焦作末,酒服方寸匕,日三”。(3)以酒泡药“一方,服地黄酒良”。

综上所述,孙思邈调经学术特色鲜明,在理、法、方、药,乃至煎服调养等多方面有许多独特临床经验,值得现今妇科同仁重视、猛醒,值得我们传承、发扬。

参考文献

[1] 孙思邈.原著,高文柱,主编.药王千金方[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80-82.  
[2] 傅山.傅青主男女科[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3:79-93.  
[3] 张景岳.著,罗元恺,点注.妇人规[M].广州:广州科技出版社,1984:30.